

全年428只新股上市!首发募资近5800亿

12月30日,A股将迎来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届时将有鸿铭股份(301105)、富乐德等6股上市。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一共有428只个股登陆A股,与去年全年相比下降逾18%。虽然个股数量下降,不过合计募资额增加。2022年上市新股合计首发募集资金约为5797.77亿元,其中中国移动、中国海油募资额分别位列第一、第二。这两股的回A上市也使我国三大运营商、“三桶油”在A股聚首。值得注意的是,截至12月29日收盘,已实现上市的422只新股有半数以上已破发。在上涨的个股中,弘业期货成为相对于发行价涨幅最猛个股,涨幅接近700%。此外,欧晶科技、铖昌科技等个股涨幅居前。

上市新股数量出现下降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2月29日,A股年内新股数量为422只。根据安排,12月30日,将有鸿铭股份等6股上市,届时全年新股将上市完毕,数量将达到428只,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8.32%。

根据安排,12月30日,鸿铭股份、富乐德、佰维存储、三祥科技、太湖雪、佳合科技6股将登陆A股,其中鸿铭股份、富乐德要上创业板,佰维存储上市板块为科创板,另外3只个股为北交所新股。

由于12月30日将是A股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这6股上市后,A股全年上市新股聚齐,合计为428只。而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A股上市个股数量为524只。经计算,



今年上市新股数量较去年全年下滑了18.32%。

从上市板块来看,2022年,创业板上市新股数量最多,为150只;科创板紧随其后,为124只;北交所上市个股数量为83只;沪深两市主板上市个股数量最少,合计为71只,其中沪市主板31只、深市主板40只。

从首发价格来看,万润新能成2022年最贵新股,公司首发价格为299.88元/股。首发价格超过100元/股的年内新股共有20只,除了万润新能还包括华宝新能、纳芯微、华泰科技等。

首发募资同比上升

虽然上市个股数量与去年全年相比有所下降,不过2022年新股首发募集资金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增加。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上市新股首发募集资金约为5797.77亿元,去年全年为5394.44亿元,与去年同比略增。

今年共有5只个股首发募集资金在亿元以上,分别为中国移动、中国海油、联影医疗、海光信息、晶科能源,首发募集资金分别为486.95亿元、280.8亿元、109.88亿元、108亿元、100亿元。首发募集资金在50亿~100亿元之间的个股有翱捷科技、万润新能、华宝新能、纳芯微、三一重工、腾远钴业6股。

从上市地来看,北交所个股相对来说募资额较少,有10只北交所新股募资额不足1亿元,其中凯华材料募资额最少,为7200万元。沪深两市中募资额最少的个股为弘业期货,为1.8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移动、中国海油作为年内首发募资额最大的两只个股,共同点是

已实现上市的这422只新股中,有216只个股股价已破发,占比超过一半。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2月29日收盘,有216只年内上市新股股价相对于发行价出现下跌,其中翱捷科技、迈威生物、亚虹医药、星辉环材4股相对于发行价跌幅超50%。

翱捷科技为年内股价下跌最多新股,公司发行价格为164.54元/股,现价为61.23元/股,跌幅为62.79%。此外,迈威生物、亚虹医药、星辉环材3股相对于发行价跌幅分别为58.53%、53.49%、52.72%。值得一提的是,翱捷科技、迈威生物、亚虹医药3股均为科创板个股。

在上涨个股中,最便宜新股弘业期货则成为了年内涨幅最个股,现价较发行价涨幅高达690.32%。据了解,弘业期货发行价为1.86元/股,截至12月29日收盘,公司股价报14.7元/股,总市值为148.1亿元。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公司较低的发行价格可能是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不过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并不是所有低价新股就一定会大涨,投资者如果要布局低价新股,应该选择业绩较好、行业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个股。

资料显示,弘业期货上市板块为深市主板,上市日期为8月5日,公司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此外,弘业期货还从事金融资产投资业务。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弘业期货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此外,欧晶科技、铖昌科技、昱能科技等个股股价相对于发行价涨幅居前,包括弘业期货在内共有30股已实现股价翻倍。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4家公司IPO齐终止 创12月以来单日新高



12月29日晚间,杭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国芯”)、苏州好博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博医疗”)等4家公司IPO状态变更为终止,这一撤单数量达到了12月以来的单日新高。其中有3家公司拟上创业板,1家公司拟上科创板。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公司均是发行人撤回上市申请不同,杭州国芯的撤单原因系公司保荐人撤销保荐,这一情况在A股市场上并不算多见。据悉,杭州国芯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单日4家公司IPO齐撤单

12月29日晚间,杭州国芯、好博医疗、世纪开元智印互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开元”)、常州特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尔玛”)4家公司IPO齐撤单。

据统计,12月以来,沪深京三市共有16家公司IPO终止,其中创业板有10家、科创板有6家,北交所及主板未有撤单企业。从单日撤单数来看,12月29日是本月撤单数量最多的一天,占12月以来撤单总数的1/4。

按上市板块看,杭州国芯、世纪开元、特尔玛3家公司选择的上市板块均为创业板,好博医疗申报的是科创板。

从排队时间来看,特尔玛排队时间最长,已接近一年。深交所官网显示,特尔玛创业板IPO受理于2021年12月31日,今年1月25日进入问询阶段,在撤单前,公司已披露了两轮问询函回复。

招股书显示,特尔玛主营业务为焊接与切割设备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焊割枪及零部件。

世纪开元、杭州国芯、好博医疗3家公司IPO排队时间相接近,其中世纪开元创业板IPO于6月22日获得受理,杭州国芯IPO则在6月28日获得受理;好博医疗科创板IPO排队时间最短,于6月30日获得受理,将满半年。截至撤单,杭州国芯也披露了两轮问询函回复,而好博医疗与世纪开元均还未回复首轮问询。

杭州国芯系保荐机构撤销保荐

与其他3家公司发行人撤单不同,杭州国芯IPO终止的原因系保荐机构撤销保荐。

深交所表示,由于杭州国芯的保荐人申请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深交所决定终止对杭州国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一般来说,IPO撤单通常是由发行人主动撤单,由保荐机构单独撤销保荐而导致IPO终止的情况并不常见。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层近期多次强调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诸如,11月25日,证监会表示,将常态化开展投行内控现场检查,从“带病申报”、“一查就撤”、执业

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等典型问题入手,重点检查投行内控制度是否健全、运行是否有效、人员及保障是否到位等,促进保荐机构真正发挥“看门人”功能,为注册制行稳致远夯实基础。

据了解,杭州国芯的保荐人为中信证券。值得一提的是,中信证券还是杭州国芯的间接控股股东,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持有杭州国芯2.71%股权,中证投资主要从事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和股权投资业务。

资料显示,杭州国芯是一家专注于数字电视和物联网应用领域芯片设计与系统方案开发的芯片设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数字电视机顶盒芯片和物联网芯片。

本次创业板IPO,杭州国芯拟募资4.59亿元,用于数字电视芯片产业化基地项目、物联网人工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四个项目。不过,随着公司IPO终止,杭州国芯的募资愿景落空。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杭州国芯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L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 该整治了

周科竞

又有基金经理“老鼠仓”被罚,获知未公开信息后,基金经理指导券商研究员提前买入了大涨妖股。无论是现在基金经理被罚还是前段时间基金经理做场外期权被查,本栏认为,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值得警惕,该治理了。

前申万菱信基金经理徐远航被河北证监局处罚了,又是“老鼠仓”问题,他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了相关未公开信息,即将锦泓集团这只股票纳入了股票池的工作程序,并下达了买入指令,之后将上述信息告知了前长江证券研究所研究员靳昕,靳昕就指导其父亲买入了这只股票,累计成交金额超400万元。

值得推敲的是,在锦泓集团被徐远航下发买入指令之后,该上市公司股价开始接连大涨,12个交易日出现9个涨停板。本栏想说的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投资者关注。

第一,作为一家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怎么能够在一家投机型股票股价连续涨停之前提前介入,还能通知其他人先行买入,这里面有没有帮助相关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嫌疑?或者是勾结其他游资共同坐庄的嫌疑?

因为按照投资者的理解,公募基金往往都是选择那些有业绩支撑、有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买入并长期持有,但是锦泓集团在徐远航下发买入指令并消息透露给靳昕后便连续涨停,这样的走势像极了庄股,那么不管是公募基金坐庄还是联合坐庄,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徐远航和靳昕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不为人知的交易?从河北证监局

披露的罚单来看,徐远航和靳昕两人并无亲戚或者故友关系。从靳昕父亲股票账户操作来看,也并非一次性大笔买入,而是在2021年4月15日到30日之间分多次买入股票,这说明靳昕对于徐远航也并非无条件地信任,否则应该是4月15日股价低位一次性买入,也可以降低自己的持仓成本,获利更多。那么这样的关系下,两人之间是否还有其他业务合作,例如作为券商研究员的靳昕是否在股价高位帮助徐远航向券商客户推销股票,以方便徐远航高价出逃?又或者在研究报告领域帮助徐远航做出有利于交易的研究成果?

第三,在基金经理大量参与场外期权的背景下,徐远航是否自己开设了不为人知的“老鼠仓”?毕竟能推荐他人购买如此有潜力的股票,自己能够忍住不买实在说不过去,那么徐远航是否也通过场外期权买入了锦泓集团的看涨期权,或者是通过其他账户也开设了“老鼠仓”?

上述猜测没有办法拿到确凿的证据,但都符合人之常情。

从处罚来看,由于此次“老鼠仓”问题,徐远航、靳昕只分别被罚了50万元、3万元罚款,这种处罚力度显然太轻,也不足以形成震慑作用。

今年8月,多位基金经理做场外期权被查的传闻迅速席卷基金业,让不少基金投资者为之心寒。如今,又有基金经理因出现“老鼠仓”问题被罚。这些问题都在迫切要求监管层治理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否则长此以往基金行业的声誉也将受到损害。